

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不上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非薄賴
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
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
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觀其風化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
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
大學上方獻夫詹事霍循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
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叅之臣疇
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
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
議矣至其往處思則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
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
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

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
兩廡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
其所制境士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
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
亦竟爾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
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會
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
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
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

便道以待報私不善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剿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

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
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
徒彼此求勝既不白死臣未盡非盡偽之意以緩其
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
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
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
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
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
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縱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

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
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
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
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
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
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
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
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
平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
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駮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
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所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
其鄉閭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
泯沒勞苦使問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
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
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
殊二此自學士自飾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
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先此豈以學真偽哉守仁
之於學其真與偽臣姑勿論縱其偽也盡其死力於
艱難索其罪隨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
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
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
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
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
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
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救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
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
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
伯爵俾乎孫世世承襲以彰 國家報施之厚作臣
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諡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
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
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
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與門庭備門庭正以衛
乎堂與而况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
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
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
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坦道以徐行龍舸
輕移向安流而遙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
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願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
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
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
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
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瞻四

六傑作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
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
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
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袞初躋同尚父過君之日一
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茲徵舒已含元氣支干
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
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
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間極迓
思旭旦賓從如流自匪修途心播若旆是用致水土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綬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 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杆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
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延平參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病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頭擠父母
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
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
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羞一
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
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
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
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
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
私喜理財准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
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
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
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壁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嗚咽涕洟自感憤之餘

而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蟇跳擲於葦蕭。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網也。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
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免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
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
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
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墜囚有年等諸公數愛欲其
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嗟息得諸秘密。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

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缺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鄒賚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謫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願因遐遠徒切瞻仰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耿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

素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投投壺而雅歌。敬卜
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奠聆罄歎之珍。借筋爲籌。
亦效悃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
龍葱。紛水禽之交夏。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
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因訊良朋。始知天上。
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
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鬼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拈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
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
詎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
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閔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駢作
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阮遂巡解

網憔悴非人，偃螯自幽。鄉間不齒，恭惟殿下乘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借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驛驢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願茲修路，曷由裁管。聊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
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
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磴磴小節在外
卽在內故迹若總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烘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涓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則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簪粉深恐浮糞拒墨益顯拙
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
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
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
依庇甚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
避亂投安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
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踴趨而歸行道

不省饑鷹便謂得兔。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點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屋椽，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典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盤面似豪質面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火鑿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音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遺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擲檢。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惘飄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跟踰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

者。策之之所也。厨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澗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人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

焚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
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思往日銜杯。圖榭樹石之間。
談說鼓鞀。聆睇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
拂袂。毳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真昨日事。
耳舊景。殢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
便思插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裝足可至。儻再勤圉人。
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竿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二首俱詠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木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

行三十一
卷一
窾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績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甲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于云蠓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文。批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

沾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官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于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侷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第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
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
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辱不粟者久遺日惟杯
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算
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
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口
不宜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冒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
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思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
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堪入新語

竒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白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漫往觀殿因作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
遂失候二公高蓋棟樑棟樑公與羣公前膺賀典生
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
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
俱乖敝筭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棗遺徒
有感荷

與季友

當時五子握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誦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
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
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
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真可
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
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
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
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
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
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
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涓亦甚欲一趨
侍函文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
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與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闕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
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
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
而語至如涓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
而不深棄者乎涓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
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
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
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涓
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涓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洙，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滑兒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與節勞寡息，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
銀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
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
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
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
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
下。旣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涓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
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繼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略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
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
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胙至高埠進身
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
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
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
河水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為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汗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峭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峭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令人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茂不濟矣此之謂遠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本藪野。斬其輪以
搆。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
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
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
穢給餌。吾干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
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
空舟若涼厰。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
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
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駭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禱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剗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扣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
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
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
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
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
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管柵門戶凡虛而
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將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
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
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
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
人大約做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
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番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常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以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期諸將之兵以爲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
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山而追必
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
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
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
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
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
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閒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警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湏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微倖
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
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為不
可乎。夫轉敗以為功。奮怯以為勇。非因循務自全者
之所能為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
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
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
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
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卽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
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
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
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
兵法靡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
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歷
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
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
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歛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己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其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願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
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其
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其所為制文梗時人之
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
俗者待其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及重耶者。此也。卽
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疑不敢徃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
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
在請教者久於智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致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而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

之前者也。故因鈕堂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其誠犬馬至愚，心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真印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四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碑不成鏡只緣鏡與碑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見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碑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

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
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
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
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
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
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
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旣位。無心無
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
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
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
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
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
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
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
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
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
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味
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
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
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叅
同內經篇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膈合而求之於心質
之於天亦無一不膈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
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
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微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
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梁見本相如界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雖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泰谷馮宗師書

真有識辨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懸經文滿冊重複卒雜至不可解今圖三五
章之言鼎器仰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即青龍至之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圖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如此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正隱註語王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畧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籍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
不敢虛說做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
託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在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
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
之禪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沙入五內霧散若
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
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
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
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
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旣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
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
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銜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繫而犬豕之萬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述不盡展皁皁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三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克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倉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爲點者四月緱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

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
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晷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晷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

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同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擇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譎譎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言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某以圖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
章之亂辭爲是註圖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綠魏公書
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圖三五一
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
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
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
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
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
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
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評此書而言
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
不敢虛說至對談叶所謀數句智者密思用意觀焉
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
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
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曰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
耳後之註書而徃徃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
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託此
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
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
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
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
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
慶之戶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
此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此少東之一畫似窓
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
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〇〇〇〇}圓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〇〇}矣
^{〇〇}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其之於鄒斯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沒而不工耳不特沒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稟也而姦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翻東西南傾其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旣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翻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雅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閫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內刀圭沾淨鬼鬼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汞汞向來泄
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
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二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其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其於火記篇中之
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
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
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
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出中下二篇之文不指圓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其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長文集卷之十七 終